汽一凝聚六十载

○诸葛镇（1961 汽车）

2016 年校庆日，一群白发老者兴致勃勃行进在学堂路上，他们精神焕发，谈笑风生，缓步而行，引得路旁的年轻学子纷纷举起手机留下这难得的镜头。这正是当年动农系“汽车拖拉机及其发动机专业”1961 届（简称汽一）毕业生前往新清华学堂，准备拍摄入学 60 周年纪念照。

2016 年是汽车专业 1961 届入学 60 周年、毕业 55 周年，恰逢清华 105 周年校庆。这些 80 岁左右的老同学从加拿大、美国以及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到母校来，相逢的时刻，激动万分。我们中间最年轻的也已 76 周岁，年纪最大的已 84 岁高龄了。这次聚会聚集了 63 人（含家属），其中同班同学 40 人，超过大班同学总数的 50%，实属不易。你可能想象不到，在这些互祝健康开怀欢笑的同学中，有的心脏搭过桥，还有的装上了支架；有的双腿关节严重变形，行走不便，但疾病阻挡不了大家返校相聚的决心。聚会时大家还多次提到因身体突发不适不能前来而无奈退票的几位同窗，为他们惋惜，纷纷打去亲切的慰问电话。

1981 年毕业 20 周年校庆相聚时，大家作出了一个约定：以后每隔五年一次回校大聚会，瞻仰母校，看望师长，建立并更新同学通讯录。自那以后，每隔五年都有半数以上的同学遵约“回归”，像候鸟一样准时飞回清华园。而我们的汽车系领导每次都热情接待，为我们提供方便。2011 年是我们毕业 50 周年，有同学和家属共 90 人返校，熙熙攘攘一起住进紫荆 17 号公寓，畅叙衷肠，显示了汽一非凡的凝聚力。

汽一班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凝聚力，而且经久不衰，越老越醇呢？同学们在聚会畅谈时不约而同地谈及这个话题，并在探讨中达到了共识。

从根本上来说，大家一致认为是母校清华把我们凝聚在一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时时刻刻激励着我们艰苦创业，乃至整个人生，使我们对母校始终充满感激之情。1956 年，我们从天南海北汇聚到清华园，在五年半（因 1960 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而延长学制到 1962 年 1 月毕业）的学业中团结友爱，相互包容，形成了密不可分的温暖集体；在毕业后的 55 年岁月里，大家又互通信息，工作、课题中相互协作，一人有困难大家来帮助，形成了良好风气。

汽一凝聚的根基——包容与关爱

早在就读时，班上的党团干部、调干生对同学就很体贴，特别是在那个政治运动较多的年代，他们对初谙世事的年轻同学主要采取启发帮助、教育为主的方法，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尽己所能保护同学的

政治生命。“反右”中，我班没有划定一个“右派”，对其他专业转来的同学也很包容，无论生活还是劳动中都能做到一视同仁，毕业时给他们的评语都是“已经改造好了”，期望他们早日放下包袱走上社会。他们至今还念念不忘班上同学的关爱，并一直积极参加班级活动。由工物系转来的许兆麟同学曾多次诉说他的体会：“我在清华上过几个班，汽一这个集体并没有因政治上的原因而嫌弃我，他们的包容给我很深的感受，使我在大学的后期产生了新的希望，汽一因此而可爱！1989 年我作为访问教授被公派出国，对方研究所所长对我说欢迎我留下来。我婉拒了，我是因公出国，滞留不归等于背叛，违背了我的道德原则，我仍然按时回国。我感到，有包容宽容之心，生活会更愉快，更健康！”

当同学们渐渐步入老年，病痛日多，大家相互间的问候和保健、医疗经验交流也日益增多；一家添孙女，大家为集体升为爷爷奶奶辈而高兴；一人住院，必然牵动一拨人的心，前去问病问痛送汤送果；一人有困难，大家纷纷解囊，集腋成裘以缓燃眉之急，我班俨然成为一个大家庭了。

有两对“模范夫妻”的事迹早已为我班同学所熟悉。冯国雄同学，当丈夫大脑受重创而重度昏迷，在医院和父母姐妹都已绝望准备放弃治疗时，她不离不弃，坚持日夜守护数十天，终于唤醒了爱人。王兴华同学，在恋人被大火严重烧伤，美丽容颜严重被毁的时候，以忠贞的爱情鼓励和陪伴她度过一次次手术，战胜伤痛，重回学习岗位，坚持 8 年最后喜结良缘。

亲情和关爱战胜病痛的事迹在我们班不断延续着。林祖鑫同学，双腿病变行走困难，后又罹患大病。可是祸不单行，他的妻子 2014 年 12 月因中风而昏迷不醒。老林当时六神无主，同学们得到消息纷纷打电话、发邮件及时送去慰藉。同学们急他所急，一些同学给他发去自己亲属得同样病的有效药方；有的同学还用亲友康复

2016 校庆，参加聚会的全体同学与老师合影。

的病例来鼓励他。经过积极治疗，他妻子恢复到可以自行散步、小声说话的程度。在同学们的积极鼓励下，林祖鑫夫妇在儿子陪同下来到北京母校和大家团聚，心情特别激动。

杨永和张生正是我班的一对伉俪，他俩曾在三线的山沟沟里奋斗了二十多年。杨永数年前心脏曾装了支架，前些年老张也得过大病正逐渐康复。没料到，去年杨永又患上了肺癌，后来又发生了肺栓塞。同学们都为之揪心，微信群里同学们不断发去问候和鼓励。他们两人非常坚强，面对残酷的化疗、放疗、手术、再化疗，杨永以非凡的勇气接受了这一切，最后终于坚持到了胜利。杨永在聚会时说，今天能到清华来参加聚会，是同学们给了我无限的温暖和力量。

汽一凝聚的传承
——信息交流与聚游

信息时代的各种交流平台拉近了汽一大家庭成员的距离。蔡祥吉同学创建了“清华汽车61”微信群，成员由起始的6人扩展到现在的39人。我们群的特点是以语音为主，辅以文字和图片，加上链接，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毕业50年之后，汽一同学的凝聚力不降反升，班级微信群功不可没。

丁川有早起习惯，一般每天清晨4:30就会发布“一日谈话”，亲切醇厚的男中音响彻汽一群上空，不少同学都已习惯一早起来看微信，聆听这清晨的“广播”。同学或家属生病，群中必有慰问、鼓励，乃至进行治疗对策的讨论。北京和上海的同学经常会因外地同学来访举行小型聚会，会通过微信群向没有参加聚会的同学发去问候，手机和平板在同学之间传递着信息，同学们都无比兴奋。

2006年毕业45周年的大聚会上，大家发起编写汽一毕业50周年纪念册，并在征稿的同时，完善了班级通讯网。纪念册除了征集大家珍藏的老照片、毕业以来的师生团聚照片外，更珍贵的是请每人写一篇文稿来寄托他们对母校和同窗的思念，反映他们毕业后的工作和成就，并附上一张合家欢照片。整整三年，文稿和照片陆续汇总，经过十多位编辑人员和全班70多人的同心协力，凝成了《筚路蓝缕清华人——汽一毕业50周年纪念册》，献给清华建校100周年大庆和我班毕业50周年。

旅游为形，聚会为实，“聚游”也是促进同学联系的一种方式。五年前毕业50周年聚会时，孔宪清同学的一句“过五年再聚等不及了”，促进了这几年小规模聚游的开展。2012年和2015年，常德的廖云鹏同学两次组织同学们去张家界湘西旅游，并亲自“导游”，讲解风土人情，职业导游在旁边也自叹不如。2013年，广州的蔡祥吉邀请大家去自己的家乡江西，组织了赣闵游，饱览了山川风光。2014年，福州的邓建炎同学和厦门的钱进同学联袂组织了“福州—台湾—厦门”游，让大家领略了祖国宝岛的风采及南国的锦绣江山。同年下半年，上海的陈二君夫妇、董其煌夫妇等同学组织了较大规模的苏州农家乐聚游，玩半天休息半天，悠悠于江南水乡秀美景色之中，晚会上还给4对夫妇祝贺了金婚。

苏州活动前后，南京的杨永、张生正、

伍其华同学，上海的周嗣鹤夫妇、冯训诚夫妇、许兆麟等同学还接待外地同学在南京、扬州、上海进行了游览。2015 年 3 月，小蔡又组织了柬埔寨—广州游，让大家跨出国门，体会了异国风光。12 月，冯训诚夫妇组织了海南游。北京和上海的同学较多，也经常聚会交流。上海同学就组织了长江游轮游和赴韩国邮轮游。2016 年校庆聚会前后是同学聚游的高潮，聚会前天津的王兴华同学组织了开封—登封游，上海的丁川同学组织了洛阳赏牡丹、游古迹、看水库活动；校庆活动后，上海的许兆麟在北京的马千里同学协助下又组织了怀柔游。在我班校庆聚会的会场上，不停地播放着各次聚游的大屏幕录像，大家似乎觉得这五年我们从来不曾分离过。

汽一凝聚的动力——竭诚奉献

丰富多彩的聚游活动，收获了同学间的友爱和温暖，而每次活动的成功都蕴含着组织者们的巨大劳动。从活动前的策划，如目的地的选定、联系合适的旅行社，到活动过程中的住宿交通、安全保障，以及行程中特殊情况的处理。每次活动后，照例会有一次照片的大交流，同学中的能者都会自动制作起相关图片和幻灯片，发送给全班同学。

每五年一次更新同学通讯录是钱进同学雷打不动的任务。大聚会前，他主动向大家征集通讯方式和地址的变化，抢在聚会前把整理工作完成。这样，每次大聚会我们都能得到一份经过更新的通讯录，大家十分满意。

我们班没有“大款”或“高官”，每次大聚会的经费主要靠 AA 制来解决。但也不乏自愿捐款者，李德宽同学几乎每次都要拿出一两万元，国内外的同学们也是你几千人民币我几百美元地聚集起来，表达对聚会的支持。聚会时，也曾对有困难的同学减免费用，使想参加的同学都能前来。

每 5 年一次的校庆大聚会准备工作依赖于我班有个“常委会”——由留校及京

2014 年 4 月 18 日，汽一同学们赴台湾旅游，在北回归线附近合影。

津同学组成的“校庆活动筹备组”。每次校庆聚会前半年，他们就开始策划、征求意见、统计人数，每届活动前都要反复多次听取同学们的想法。就拿这次校庆聚会来说，筹备组同学早在去年10月就开始筹备，研究解决本次聚会面临的问题，首要的是住宿。孔宪清、张怀瑾等同学多次与校友总会联系，并冒着严寒到学校周边宾馆实地考察。他们及时向同学们报告筹备情况，征询意见，修改方案，早早地统计好了我班返校的名单,并报告给校友会。他们的执着和热情得到了校友总会的大力支持，最终同意我们入住紫荆公寓18号楼。考虑到大家年岁已高，筹备组建议把以往以旅游为主的聚会改为以校园游和座谈为主，让大家有充分的时间促膝谈心，得到同学们的欢迎。

班级的凝聚力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汽一班同学感到在自己身后有着一个强大的“亲友团”，可以倾诉、可以互助，可以依靠，亲密无间。有同学说得好：60年前，一粒种子落在清华园肥沃的土壤上，成长为一颗大树。在全班同学的呵护下，不断培土施肥，使我们的大树更加枝繁叶茂。

2016年8月于上海

偶然的一生

○周庆琳（1962建筑）

不知道所有上了年纪的人是否都像我一样，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忆往事。回想过去所走过的各个阶段，似乎有许多偶然的因素，所以我把我的一生叫作偶然的一生。

考清华建筑系是非常偶然的。高中时对航空事业非常有兴趣，记得有一年北京市组织各校少先队员在清华过夏令营，我们参观了尚在清华的航空系，引起了极大兴趣，当时就立志考航空系。特别是报考志愿前参观各大学，《光明日报》还刊登了我的一张参观航空学院的照片，好像命中注定要学航空专业了。当时，报考保密专业需系推荐，学校同意推荐我报考航空学院，但航空系已从清华分离出来，同时也推荐一些同学报考清华工程物理系。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在班里是学习委员，学习成绩也不坏，为什么不能考清华，心中很烦闷。正在这时，我的一个好朋友跟我说了一句决定我一生的话：“清华建筑系也不错！”这一下打开了我心灵的一扇窗子，为什么不去考呢？就是这么偶然，我进入了建筑学领域。

我们建二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名班，我同汪安华、陈继辉组成的“三剑客”也算是班上的一朵小花。击剑运动在我国是个稀有运动，学校击剑队的产生与我和我班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一点大家可能都不知道。那是1957年冬天的一天，倪天增和黄中兴突然问我想不想学击剑，问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倪天增和黄中兴是校跨栏队的队员，教练孙树勋老师请